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後遊雁宕山日記

余與仲昭兄遊天台，為壬申（1632年）三月。至四月二日，達黃岩，再訪雁山。覓騎出南門，循方山里，折而西南行，三里，逾秀嶺，飯於岩前鋪。五里，為樂清界，五里，上盤山嶺。西南雲霧中，隱隱露芙蓉一簇，雁山也。里，鄭家嶺。里，大荊驛。渡石門澗，新雨溪漲，水及馬腹。五里，宿於章家樓，是為雁山之東外谷。章氏盛時，建樓以憩山遊之履，今旅肆寥落，猶存其名。

二日 西入山，望老僧岩而趨。二里，過其麓。又二里，北渡溪，上石樑洞。仍還至溪旁，西二里，逾謝公嶺。嶺以內是為東內谷。嶺下有溪自北來，夾溪皆重岩怪峰，突兀無寸土，雕鏤百態。北折渡溪，里許，入靈峰寺。峰峰奇峭，離立滿前。寺後一峰獨聳，中襲一壘，上透其頂，是名靈峰洞。躡千級而上，石台重整，洞中羅漢像俱更新。下飯寺中。同僧自照膽潭越溪左，觀風洞。洞口僅半規，風蓬蓬出射數步外。遂從溪左歷探崖間諸洞。還寺，兩大至，余乃赤足持傘溯溪北上。將抵真濟寺，山深霧黑，茫無所睹，乃還過溪東，入碧霄洞。守愚上人精舍在焉。余覺其有異，令僮還招仲昭，亦踐流而至，恨相見之晚。薄暮，返宿靈峰。

三日 冒雨循流，西折二里，一溪自西北來合，其勢愈大。渡溪而西，溯而西北行，三里，入淨名寺。雨益甚，雲霧中仰見兩崖，重岩夾立，層疊而上，莫辨層次。衣履沾透，益深窮西谷，中有水簾谷、維摩石室、說法台諸勝。二里，至響岩。岩右有二洞，飛瀑罩其外，余從榛莽中履險以登。其洞一名龍王，一名三台。二洞之前，有岩突出，若露台然，可棧而通也。出洞，返眺響岩之上，一石側耳附峰頭，為「聽詩叟」。又西二里，入靈岩。自靈峰西轉，皆崇岩連嶂，一開而為淨名，一壘直入，所稱一線天也；再開而為靈岩，疊嶂迴環，寺當其中。

五月朔 仲昭與余同登天聰洞。洞中東望圓洞二，北望長洞一，皆透漏通明，第峭石直下，隔不可逾。余乃復下至寺中，負梯破莽，率僮逾別塢，直抵圓洞下，梯而登，不及；則斲木橫嵌夾石間，踐木以升，復不及；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。梯窮濟以木，木窮濟以梯，梯木俱窮，則引繩揉樹，遂入圓洞中，呼仲昭相望而語。復如法躡長洞而下，已日中矣。西抵小龍湫之下，欲尋劍泉，不可得。踞石磧而坐，仰視回嶂逼天，峭峰倒插，飛流掛其中，真若九天曳帛者。西過小剪刀峰，又過鐵板嶂。嶂方展如屏，高插層岩之上，下開一隙如門，惟雲氣出沒，阻絕人跡。又過觀音岩，路漸西，岩漸拓，為犁尖，復與常雲並峙，常雲南下，伏而復起，為戴辰峰。其伏處有坳，曰馬鞍嶺，內谷之東西分者，以是嶺為界。從靈岩至馬鞍嶺，凡四里，而崇巒屢嶂，應接不暇。逾嶺，日色漸薄嶙嶙。二里，西過大龍湫溪口，又二里，西南入宿能仁寺。

初二日 從寺後塢覓方竹，無佳者。上有曇花庵，頗幽寂。出寺右，觀燕尾泉，即流自龍湫來者，分二股落石間，故名。仍北溯流二里，西入龍湫溪口。更西二里，由連雲嶂入，大剪刀峰轟然立澗中，兩崖石壁回合，大龍湫之水從天下墜。坐看不足亭，前對龍湫，後揖剪刀，身在四山中也。出連雲嶂，逾華岩嶺，共二里，入羅漢寺。寺久廢，臥雲師近新之。臥雲年八餘，其相與飛來石羅漢相似，開山巨手也。余邀師窮頂，師許同上常雲，而雁湖反在其西，由石門寺為便。時已下午，以常雲期之後日，遂與其徒西逾東嶺，至西外谷，共四里，過石門寺廢址。隨溪西下一里，有溪自西來合，即凌雲、寶冠諸水也，二水合而南入海。乃更溯西來之溪，宿於凌雲寺。寺在含珠峰下，孤峰插天，忽裂而為二，自頂至踵，僅離咫尺，中含一圓石如珠，尤奇絕。循溪北入石夾，即梅雨潭也。飛瀑自絕壁下激，勢甚雄，不似空濛雨色而已。

初三日 仍東行三里，溯溪北入石門，停擔於黃氏墓堂。歷級北上雁湖頂，道不甚峻。直上二里，向山漸伏，海嶼來前，愈上，海輒逼足下。又上四里，遂逾山脊。山自東北最高處迤邐西來，散為四支，皆易石而土。四支之脊，隱隱隆起，其夾處匯而成窪者三，每窪中復有脊，南北橫貫，中分為兩，總計之，不止六窪矣。窪中積水成蕪，青青彌望，所稱雁湖也。而水之分墮於南者，或自石門，或出凌雲之梅雨，或為寶冠之飛瀑；其北墮者，則宕陰諸水也，皆與大龍湫風馬牛無及云。既逾岡，南望大海，北瞰南閩之溪，皆遠近無蔽，惟東峰尚高出雲表。余欲從西北別下寶冠，重岩積莽，莫可寄足。復尋舊路下石門，西過凌雲，從含珠峰外二里，依澗訪寶冠寺。寺在西谷絕塢中，已久廢，其最深處，石崖回合，磴道俱絕。一洞高懸崖足，斜石倚門。門分為二，軒豁透爽，飛泉中灑，內多芭蕉，頗似閩之美人蕉；外則新篁高下，漸已成林。至洞，聞瀑聲如雷，而崖石回掩，杳不可得見。乃下山涉溪，回望洞之右脅，崖捲成罅，瀑從罅中直墜，下搗於圓坳，復躍出坳成溪去。其高亞龍湫，較似壯勝，故非宕山第二流也。東出故道，宿羅漢寺。

初四日 早，望常雲峰白雲濛濛，然不為阻，促臥雲同上。東逾華岩二里，由連雲嶂之左，道松洞之右，躋級而上，共三里，俯瞰剪刀峰已在履底。一里，山回溪出，龍湫上流也。渡溪，過白雲、雲外二廬，又北入雲靜庵。庵廬與登山徑，修整俱異昔時，臥雲令其徒采筍炊飯。既飯，諸峰雲氣條盡，仲昭留坐庵中，余同臥雲直躋東峰。又二里，漸聞水聲，則大龍湫從卷崖中瀉下。水出絕頂之南、常雲之北，夾塢中即其源也。溯水而上，二里，水聲漸微。又二里，逾山脊。此脊北倚絕頂，南出分為兩支，東支為觀音岩，西支為常雲峰，此其過脈處也。正脊之東為吳家坑。其峰之回列者，近似鐵板嶂，再繞為靈岩，又再繞為淨名，又再繞為靈峰，外為謝公嶺而盡。脊之西，其坑即龍湫背。其峰之回列者，近為龍湫之對崖，再繞為芙蓉峰，又再繞為凌雲，又再繞為寶冠，上為李家山而止。此雁山之南面諸峰也。而觀音、常雲二峰，正當其中，已伏杖履下，惟北峰若負辰然，猶屏立於後。北上二里，一脊平時，狹如垣牆，兩端昂起，北頽然直下，即為南閩溪橫流界，不若南面之環互矣。余從東巔躋西頂，條躡躡聲大起，則駭鹿數頭也。其北一峰，中剖若斧劈，中則石筍參差，亂崖森立，深杳無底。鹿皆奔聚其中，想有隕墜者。諸僧至，復以石片擲之，聲如裂帛，半響始沉，鹿益啼號不止。從此再西，則石脊中斷，峰亦漸下，西北眺雁湖，愈遠愈低。余二年前探雁湖，東覓高峰，為斷崖所阻，懸縋而下，即此處也。昔歷其西，今東出其上，無有遺憾矣。返下雲靜庵，循溪至大龍湫上，下瞰湫底龍潭，圓轉夾崖間，水從卷壁墜潭，躍而下噴，光怪不可迫視。遂逾溪西上，南出龍湫之對崖，歷兩峰而南，其嶺即石門之東，羅漢之西，南出為芙蓉峰，又南下為東嶺者也。芙蓉峰圓互特立，在羅漢寺西南隅。既至其下，始得路。東達寺，日已西，仲昭亦先至矣。

初五日 別臥雲，出羅漢寺，循溪一里，至龍湫溪口。凡四里，逾馬鞍而下。北望觀音岩下，有石壘若門，層裂非一。仲昭已前向靈岩。余挾一僮北抵峰下，循樵路西轉二里，直抵觀音、常雲之麓，始知二峰上雖遙峙，其下石壁連互成城。又循崖東躋里許，出石壘之上，叢木密蔭，不能下窺。崖端盤石如擎蓋，上平如砥，其下四面皆空。坐其上久之，復下循石壘而入，層崖懸裂，皆可捫而通也。壘外一峰特起，薄齊片雲，圓頂拱袖，高若老僧岩，嚴若小兒拱立。出路隅，居多吳氏，有吳應岳者留余餐。余挾之溯溪入，即絕頂所望吳家坑溪也。在鐵板、觀音之間。欲上溪左黃岩層洞，崖在鐵板嶂西，洞在岩左，若上下二層者。抵其下，不得上；出其上，洞又在懸崖間，無可下也。乃循崖東行，又得一石壘，望其上，層疊可入，計非構木懸梯不能登。從此下一小峰，曰鶯嘴岩，與吳別。東過鐵板嶂下，見其中石壘更大，下若有洞流而成溪者。亟溯流入，抵洞下，亂石壅塞，而崖左有路直上，鑿坎懸崖間，垂藤可攀，遂奮勇上。衣礙則解衣，杖礙則棄杖，凡直上一崖，復橫歷一崖，如是者再，又棧木為橋者再，遂入石壘中。石對峙如門，中寬廣，得累級以升。又入石門兩重，仰睇其上，石壁環立，青天一圍，中懸如井。壁窮，透入洞中。洞底日光透處有木梯，猱升其上，若樓閣然。從閣左轉，復得平墟，後即鐵板嶂，高列東西，危崖環繞，南面石壘下伏，軒敞回合，真仙靈所宅矣！內有茅屋一楹，虛無人居。隙地上多茶樹，故坎石置梯，往來其間耳。下至溪旁，有居民。遂越小剪刀峰而東，二里，入靈岩，與仲昭會。

初六日 挾靈岩僧為屏霞嶂之遊。由龍鼻洞右攀石罅上，半里，得一洞，甚奇。又上半里，崖穹路絕，有梯倚崖端，蓋燒炭者所遺。緣梯出其上，三巨石橫疊兩崖間，內覆石成室，跨其外者為仙橋。其室空明幽敞，蔽於重岩之側，雖無鐵板嶂、石門之奇瑰攢合，而幽邃自成一天。復透洞左上，攀藤歷棧，遂出屏霞嶂之中層，蓋龍鼻頂也。崖端亦寬塹可廬，後嶂直倚霄漢，嶂右有岩外覆，飛泉落其前。由右復攀躋崖石，幾造嶂頂，為剝石所阻。其側石隙一縷，草木緣附，可著足，遂隨之。崖間多修藤垂蔓，各采而攜之。當石削不受樹，樹盡不受趾處，輒垂藤下。如是西越石岡者五重，降升不止數里，始下臨絕澗，即小龍湫上游也。其澗發源雁頂之東南，右即鐵板，左即屏霞，二嶂中墜為絕壑，重崖虧蔽，上下無徑，非懸綆不能飛度也。入澗，踐石隨流，東行里許，大石橫踞澗中，水不能越，穴石下搗，兩旁峭壁皆陡立，行者路絕。乃縛木為梯升崖端，復縋入前澗下流，則橫石之下，穹然中空，可樹□丈旗。水從石後建瓴下注，匯潭漾碧，翛然沁人。左右兩崖，俱有洞高峙。由此而前，即龍湫下墜處也。余兩次索劍泉，寺僧輒云：「在龍湫上，人力鮮達。」今仍杳然，知淪沒已久。欲從此橫下兩峰，遂可由仙橋達石室，乃斲木縛梯，盤絕峴者數四，俯視獨秀、雙鸞諸峰，近在屐底。既逼仙橋，隔崖中斷，日已西，疲甚，乃返覓前轍，復經屏霞側石室返寺，攜囊過淨名，投宿靈峰。

初七日 溯寺前溪，觀南碧霄洞，軒爽無他奇。又三里，西轉，望真濟寺，在溪北塢中。是溪西由斷崖破峽而來，峽南峰為「五馬朝天」，崢嶸尤甚。兩旁逼仄石蹊，內無居民，棘茅塞路。行里許，甚艱，不可窮歷。北過真濟寺，寺僻居北谷，遊屐不到。寺右溯小溪三里，登馬家山嶺，路甚峻。登巔，望雁頂，稜簇如蓮花狀，北瞰南閭，已在屐底。飛鳥而下。四里餘，得新庵，弛擔於中，溯南閭溪，探宕陰諸勝。南閭溪發源雁山西北之笱嶺，去此三□餘里，與永嘉分界。由嶺而南，可通芙蓉，入樂清；由嶺而西，走楓林，則入甌郡道也。溪南即雁山之陰，山勢崇拓，竹木蒼茸，不露南面巖嶠態。溪北大山，自笱嶺迤邐而來，皆層崖怪峰，變換闔辟，與雲霧爭幻，至閭而止。又一山北之溪，自北閭來會，俱東下石門潭。門內平疇千畝，居人皆以石門為戶牖，此閭所由名，而南北則分以溪也。南閭有章恭毅宅，西入有石佛洞、散水岩、洞仙岩諸勝。北閭有白岩寺舊址，更西有王子晉仙橋為尤奇。余冒雨窮南閭，先經恭毅宅，聚族甚盛。溯溪五里，過犁頭庵，南即石佛洞，以路蕪不能入。西□里，至莊塢，夾溪居民皆葉姓。散水岩在北塢中，石崖橫互，飛瀑懸流，岩左登嶺有小庵。時暮雨，土人留宿莊塢，具言洞仙院之勝。

初八日 雨未止。西溯溪，行三里，山澗愈幽。隨溪轉而北，又二里，隔溪小徑，破雲磴而入。東渡溪，從之，忽峰回溪轉，深入谷中，則煙巒歷亂。峰從莊塢之後，連互至此，又開一隙，現此瑰異。問之，人曰：「此小纂厝也，洞仙尚在其外大溪上流。」復出而渡溪，里許。有溪自東來入，即洞仙塢溪矣。渡大溪，溯小溪東上，其中峰巒茅舍，與前無異。洞仙即在其內崖，倚峰北向，層篁翳之。乃破莽躋石隙而入，初甚隘，最上漸寬。仍南出莊塢，東還犁頭庵，終不得石佛洞道。遂出過南閭，訪王子晉仙橋，在北閭底，尚二□里。念仲昭在新庵甚近，還晤庵中。日已晡，竟不及為北閭遊，東趨大荊而歸。